

# 列维—斯特劳斯

埃德蒙·利奇著

王庆仁译

VI

# 列维—斯特劳斯

埃德蒙·利奇著

王庆仁译

文化生活译丛

VI

列维—斯特劳斯  
〔英〕埃德蒙·利奇著  
王庆仁译

Edmund Leach  
LÉVI—STRAUSS

根据英国Fontana出版社  
1970年版翻译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73,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8,201—21,200  
书号2002·286  
定价0.88元

文化生活译丛  
VI

刊行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刷者  
六〇三印刷厂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 中译本序言

7.8.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学派林立，思潮繁杂，例如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唯物论、社会生活辩证法、新进化论、社会生物学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主义学派。它不仅引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震动，而且还引起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生物学、医学等学界的重大关注，甚至连社会生活领域的时装设计、广告、电影等也受到了影响。结构主义的中心在法国，但是，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甚至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学术界也都卷入了结构主义浪潮。存在主义曾是法国思想界一度占优势的学派，但结构主义兴起后，则取代了它的优势地位。

列维-斯特劳斯是西方公认的结构主义领袖。正是由于他提倡结构主义的声望，使他获得了许多名誉和地位，例如，法国文学科学院院士、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

家人类学研究院名誉博士、保罗佩利奥奖、赫胥黎纪念奖章、美国威尔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韦金”奖、法国全国研究中心金质奖章、伊拉斯莫斯奖等。这些地位和荣誉又使他成了战后西方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者之一。

结构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实力大大削弱，它们的殖民体系为全世界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冲垮。因此，这些国家的民族学家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随便出入曾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他们有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效劳的坏名声，因而第三世界国家不欢迎他们去进行专业调查。于是，一向以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为传统的西方民族学，很难再按原来方法做下去了。这就迫使他们开始转向注意理论分析。要进行理论分析，就需要理论构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有过一些理论构架，如进化论、播化论、文化史论、功能论、文化与人格论等。但战后西方学者对这些老的理论构架已不感兴趣，他们希望有新的理论构架。结构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他们的这种需要，因而备受欢迎。

结构主义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与西方一部分知识

分子的思想状况有关。战后，西方知识分子中普遍产生害怕战争、害怕革命的情绪，他们希望保持政局的稳定，但又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他们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他们的精神空虚，于是，寻找隐藏在社会生活背后的“内心结构”，成了他们填补精神空缺的途径。以寻找全人类共同心理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恰好与他们的这种心理状况不谋而合，因而一时从者如流。

不过，结构主义的好景也不算太长。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它就不象以前那么时髦了。刚进入八十年代的一九八〇年更是结构主义倒霉的年代，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领袖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突然宣布解散自己的学派团体，结构马克思主义头领路易·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精神失常，结构主义美学家巴尔特(R. Barthes)与世长辞。学术界对结构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

为什么结构主义的好景不长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能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现象，不能解决重大问题。企图用结构主义的玄学来填补精神空缺的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最后都发觉此方不灵，因而也就纷纷离开了它，另寻他欢。不过，结构主义在西方学术界

所产生的影响并没就此消逝，在某些学科里甚至还在继续蔓延。

从表面上来看，结构主义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他说自己十七岁时就是马克思的一个热情学生，说马克思的著作对他思想形成曾起过根本性的作用。他还把马克思主义与地质学、精神分析学一起作为他结构主义的三大思想基础。在他的著作中，还时而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作为理论依据。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结构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为结构主义的“结构”不是指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结构，而是指一种先天就存在的意识结构，人们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结构。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从客观影响来说，结构主义的流行也起了冲淡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和民族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结构主义的译作和论作。但就其数量来说，是很少的，就其内容来说，也不够全面和深入。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我国学术界广大研究人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和批判结构主义的需要。因此很有必要继续翻译和出版一些有关结构主义的著作。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是著名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他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思

想的人。他的《列维—斯特劳斯》一书，是一本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评论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结构主义的小册子，对我们了解和分析批判结构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立，经过了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学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也要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学说。因此，对于在西方时髦一时而又颇有影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不予理会。但是，要分析批判它首先就要了解它。而我们现在了解得还很不够。我们与西方语言的不同又对我们的了解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种障碍，不仅是了解结构主义的障碍，也是了解其他形形色色学派与思潮的障碍。我本人很想为克服这个障碍做些事，但由于年老体衰，已力不从心了。我衷心希望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大同仁们为克服这个障碍而共同努力，更多更及时、更有质量地翻译和出版国外有关著作，使我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

吴 文 藻

一九八四年三月



# 目 录

简历 .....1

\*

第一章 列维—斯特劳斯其人 .....7

第二章 结构主义是什么 .....21

第三章 人类的动物与人类的  
象征表示.....39

第四章 神话的结构.....61

第五章 词和事 .....99

第六章 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113

第七章 “滞止时间的机器”.....132

## 简 历

- 一九〇八年 诞生于比利时。
-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与父母一起住在凡尔赛附近(父亲是一位艺术家)。
- 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年 巴黎大学的学生,在该校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和在中学和大学教哲学的证书。在学习过程中,他阅读了“法国社会学派大师”——可能有圣西门(Saint Simon)、孔德(Comte)、杜尔干(Durkheim)和莫斯(Mauss)的著作。
- 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 在法国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
- 一九三四年 经学校总监博格尔(C.

Bouglé) 荐举, 得到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职务(该大学系法国创建, 故法国外交部仍考虑该校职员的补充)。

###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

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 他回过几次法国。曾到巴西内地作从事民族志调查的简短访问, 到这段期间结束时, 他有了大约五个月的实地工作经历。

一九三四年时, 他阅读了罗维(R. Lowie)的英文版《原始社会》(一九二〇年)一书。该书是列维-斯特劳斯阅读的第一本专业性人类学入门书。

一九三六年, 他的第一篇人类学作品得到发表, 该作品是一篇讨论博罗罗(Bororo)印第安人

社会组织的论文，共四十五页。

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

辞去了圣保罗大学的职务，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到巴西中部进行了较广泛的考察。考察的细节很难确定。最初，列维一斯特劳斯有二位从事不同研究的科学同伴。一九三八年六月，这组人离开了他们的库亚巴基地，于年末到达马德拉和马沙杜河的汇合处。他们的整个时间似乎都在走动中。列维一斯特劳斯所写的关于纳姆比克瓦拉(Nambikwara)和图皮卡圭赫白(Tupikawahib)印第安人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以这个经历为基础的。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

在法国军队服役。

一九四一年

(春)取道马提尼克岛和波

- 多黎各到达纽约，接受罗维·默特劳克斯(Métraux)和阿斯考立(M. Asc-oli)给他安排的社会研究新校的工作。
- 一九四五年 在《言词：纽约语言学集团杂志》发表了论文“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结构分析”(该杂志系雅各布逊(R. Jakobson)及其同事所创办)。
-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 法国驻美国的文化参赞。
- 一九四八年 《纳姆比克瓦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发表。
- 一九五〇年 任巴黎大学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室主任(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 去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作简短的实地工作。
- 一九五二年 《人种与历史》发表。
- 一九五三——一九六〇年 任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常

- 任秘书。
- 一九五五年 《神话的结构研究》(《美国民俗学杂志》68卷270号第428—444页)和《苦闷的热带》发表。
- 一九五八年 《结构人类学》发表。
- 一九五九年 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主任。
- 一九六〇年 《阿斯迪瓦尔人(Asdiwal)的行为》发表。
- 一九六二年 《今日的图腾主义》和《野蛮人的思想》发表。
- 一九六四年 《神话学》第一卷《生食和熟食》发表。
- 一九六七年 《神话学》第二卷《从密到灰》发表。
- 一九六八年 《神话学》第三卷《吃饭规矩的起源》发表。
- 一九六八年 获“法国最高科学荣誉奖”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



# 第一章

## 列维—斯特劳斯其人

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是英语世界之外的人类学同行中公认的最杰出学者。不过，称自己为社会人类学家的学者有二种模型。第一种是弗雷泽爵士(J. Frazer, 1854—1941)即《金枝》一书作者的模型。弗雷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但对他所写的原始民族生活没有第一手的知识。他想通过对全世界人类文化细节的比较，找到关于人类心理本质的基本真理。第二种是英籍波兰人马凌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的模型，他曾在遥远的美拉尼西亚的孤僻小村庄中单独经营四年多，主要学术生涯就是分析研究他的这一调查成果。他的目的是想说明这些异国公社怎样起社会制度的“功能作用”，说明这些公社的成员怎样度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他对人类文化差异的兴趣要比起其基本相似



性的兴趣还要大。

现在，英国或美国大多数称自己为社会人类学家的人，都宣称是“功能主义者”；广义地说，他们是马凌诺斯基风格和传统的人类学家。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基尽管不是弗雷泽风格，但却是弗雷泽传统的人类学家。他最终关心的是“人类心理”的真理，而不是任何特定社会或社会等级组织。这是基本的差别。

马凌诺斯基在全盛时期有三种声誉。他在普通公众中的声誉是自由恋爱的提倡者。尽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是开化的，但他对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古怪的两性关系行为的解释被认为是近乎色情的描写。专业同事对他产生的几乎发疯的热情，主要是因为——第一，他新颖的实地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现在已被普遍地仿效；第二，他的特殊牌子——“功能主义”的教义，这种功能主义的过分简单、机械的社会学推理风格，现在已普遍受到一定程度的轻视。

列维—斯特劳斯基的履历与马凌诺斯基很不相同。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他除了把某些亚马逊女人的裸体照塞在《苦闷的热带》（一九五五年）的篇末以外，没有象马凌诺斯基那样，搞什么在关于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专题论文中用《野蛮人的性生活》作篇名以哗众取宠的鬼把戏。用马凌诺斯基的标准来看，